

責任編輯：張旭婕

梁啟超的《志未酬》來自況，實令人感慨萬分，憤慨萬

## 殷海光

台客聚  
黃仲鳴

許正象徵着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悲運。今天，講殺了。

許正象徵着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悲運。今天，講殺了。

了梁啟超《志未酬》歌，感慨萬分說：「我

寫這自敘時，正是我癌病再度併發的時候，也

就是我和死神再度搏鬥的時候。這種情形，也

時候，殷先生就與世長辭了。」

殷海光還為這書作了一篇《自敘》，其中引

舊病復發，危在旦夕，我們決定趕快先出一本

書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，看得到自己文集的

出版，不幸，天不從人願，在文集快將出版的

時候，殷先生就與世長辭了。」

殷海光是誰？年輕一輩想已無人知道。在當年台灣戒嚴時期，他是一位警階階的人物，是台灣自由主義的啟

學，課餘寫下大量的政論文章，以筆來對抗言論思想禁

制，成台灣執政當局的眼中釘。一九六六年七月，台大

在政治壓力下不再和他續聘，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。在

如此淒涼環境下，不幸罹患了癌症，終鬱鬱而逝。他以

梁啟超的《志未酬》來自況，實令人感慨萬分，憤慨萬

分！

不感萬

感而已。

作者提供圖片

從舊書堆翻出本書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分。少年往事湧上心頭，遂草下這篇短文，以資紀念。

這書曰《殷海光近作選》，海光文選委員會出版，一九六九年十一月。所謂《海光文選委員會》，委員有四人：何友暉、黃展驥、黃恆、黃展驥，他們都是殷海光大學生。在《編後話》中，他們說：

〔今年（指一九六九年）九月初，突聞殷先生舊病復發，危在旦夕，我們決定趕快先出一本書，希望在他有生之年，看得到自己文集的出版，不幸，天不從人願，在文集快將出版的時候，殷先生就與世長辭了。〕

殷海光還為這書作了一篇《自敘》，其中引了梁啟超《志未酬》歌，感慨萬分說：「我寫這自敘時，正是我癌病再度併發的時候，也就是我和死神再度搏鬥的時候。這種情形，也

許正象徵着今日中國知識分子的悲運。今天，講殺了。」

殷海光是誰？年輕一輩想已無人知道。在當年台灣戒嚴時期，他是一位警階階的人物，是台灣自由主義的啟

學，課餘寫下大量的政論文章，以筆來對抗言論思想禁

制，成台灣執政當局的眼中釘。一九六六年七月，台大

在政治壓力下不再和他續聘，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。在

如此淒涼環境下，不幸罹患了癌症，終鬱鬱而逝。他以

梁啟超的《志未酬》來自況，實令人感慨萬分，憤慨萬

分！

不感萬

感而已。

作者提供圖片



■ 哲人已萎，觀其舊書，感慨不已。

作者提供圖片

一個初來香港的人，定會覺得我們俗不可耐，一身首飾值幾錢。女藝人就以幸福的聲音大比拚，真是個拜金城市。最奇的是香港沒人會說「林」的表情，撒嬌說：鑽石鍊很重呀，頸上戴了個豪宅！」

是的，我們就是俗。外國的紅地毯訪問，就沒見過藝人喜孜孜談論鑽飾值多少錢的。但這裡有我們「俗」的底蘊。忍不住又引用我喜歡的作家阿城，在《閑話閑說》一書第三十節，提到他第一次踏足香港的感覺：「我八五年第一次去香港，當下就喜歡，就是喜歡裡面世俗的自與與熱鬧強旺。」又說：「香港的飯館裡大紅大綠大金大銀，語聲喧嘩，北人皆以為俗氣，其實你讀唐詩，正是這種世俗的熱鬧，鋪張而有元氣。」

「香港人好鮮衣美食，不避中西，亦不貪言中華文化，正是唐代式的健朗。」

廿七年過去了，現在的香港，還有阿城心目中「唐代式的健朗」和「世俗的自與與熱鬧強旺」嗎？抑或只是一場美麗的誤會？

港人今日的「成分」和心態，跟八十年代比較，無疑有很

大變化，但從芝麻小事，如對花旦身上首飾價目的興奮，我

認為那種世俗自為與熱鬧仍是是很強的，而且有種幾乎全民認

可、不為禮教捆綁的歡愉與自由。又引阿城：「《禮記》中

記載古代規定『刑不上大夫，禮不下庶人』，講的是禮的適

用範圍不包括俗世，因此俗世得以輕鬆變通的餘地，常保

生機。」

所以我特喜歡看一眾花旦炫耀手上鵝蛋大的贊助商鑽戒。

她們的人生軌跡，就是香港俗世的寫照之一。如果有天這些

藝人，一個一個公開表示要搞革命，還要領導革命，我就要

移民。」

從舊書堆翻出本書，不禁百感交集，分。

■ 哲人已萎，觀其舊書，感慨不已。

作者提供圖片

哲人已萎，觀其舊書，感慨不已。

作者提供圖片